



庶女攻略

吱吱 著



叁

亿万点击 宅斗巅峰之作

《后宫·甄嬛传》作者

流潋紫 倾力推荐

起点女生网金奖作者向《红楼梦》致敬作品

古代宅门中的杜拉拉：

像甄嬛一样智慧，如大长今般励志

赠全新番外（附大结局后）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虞女攻略

吱吱 著



叁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庶女攻略. 3 / 吱吱著. — 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2.11

ISBN 978-7-5339-3415-6

I. ①庶… II. ①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78516号

策 划 人 夏 烈 柳明晔
策划机构  蓝耳文学
责任编辑 柳明晔 王晶琳
营销编辑 王妍 杨艺 董丽
插 画 唐卡
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
版式设计 刘炜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庶女攻略 叁

吱吱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开本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

字数 383千字

印张 15.75

插页 1

版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3415-6

定价 29.8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

目录

CONTENTS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三十五章 | 愿闲散余波尤不止 | 001 |
| 第三十六章 | 护姨娘十一添筹划 | 021 |
| 第三十七章 | 教子忙徐家天伦乐 | 038 |
| 第三十八章 | 人不恭狂子终殒命 | 056 |
| 第三十九章 | 皆欢喜莲房孕新机 | 072 |
| 第四十章 | 话纠缠弱女露锋芒 | 088 |
| 第四十一章 | 人心乱冬青也轻狂 | 105 |

第四十二章 丢分寸小乔乱阵脚 123

第四十三章 针锋对十一显威仪 141

第四十四章 失君意命里终虚无 159

第四十五章 群芳乱皇家选新妇 180

第四十六章 忙操持项二妄议亲 201

第四十七章 喜成空故人探旧事 224





第三十五章 愿闲散余光不止

“请五爷帮个忙？”十一娘将徐令宜换下的衣裳放在一旁的小机子上，有些惊讶地望着徐令宜。

徐令宜点头，“除了让范维纲、王励帮着搅搅这摊浑水，我还让小五和他那帮朋友私下闹一闹。”

十一娘脑子飞快地转。范维纲和王励都是皇上倚重的肱骨之臣，又与徐令宜交好，他们上个折子说一下可以，却不可以说得太深，要不然会给皇上结党营私之感。徐令宽却不一样，一来他是徐令宜的胞弟；二来他的朋友虽是三教九流，却多为纨绔子弟。由他们私底下乱嚷一通，别人看在眼里，觉得这是徐令宽在为哥哥鸣不平，把这件事往风流韵事上引，效果只怕比范维纲和王励出面要好上百倍。

徐令宜说这话的时候很是怅然。之前家里的事他独自担着，虽然考虑到三哥徐令宁敦厚，幼弟徐令宽散漫，都不是与之为之谋的好人选，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觉得既然自己承了爵位，就应该负起振兴家业、照顾兄弟、庇荫亲戚的责任。只是没有想到，事与愿违。自己做得越多，兄弟之间走得越远。先不说徐令宁行事被动，徐令宽的惹是生非，他双手敌四拳，虽然打得痛快，但夜深人静、孑然一身时，不免心生倦意，有些茫然。

后来有十一娘的提醒，先是借着霉米的事和徐令宁把话说开了，打破了这几年横在两人中间那层看着不着、摸不到，却让人心生沮丧的隔阂。后把徐令宽看做是个处处针对自己的同僚，拿出当年平苗乱时折服桀骜不驯的手下的手段来，一席话不仅说得徐令宽羞愧不已，还主动认错，第一次在自己面前真诚地检讨往日那些言行。

徐令宜当时心中一动，徐令宽从一个聪慧机敏的少年，变成一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，除了管教不严，还与太夫人只知道溺爱，而自己从来不曾认真地教导他有着莫大的关系。如果找点事让他做……念头闪过，他就想到了让徐令宽帮他做点事。

他口风一漏，徐令宽立刻拍胸答应，还马上提出解决的方法——他的朋友里谁的性格比较急躁，适合在大庭广众之下与人争辩；谁唯恐天下不乱，会说了东家再去说西家，把事件闹开；谁贪得无厌，只要出得起银子，唾面自干的事都愿意做。竟然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就算准备怎样做，也说得头头是道。

他当时目瞪口呆——没想到徐令宽对身边的人知之甚深。

“你既然这样清楚，为什么还要和这些人玩在一起？”徐令宜放下了哥哥的架子。

徐令宽倍感亲切，话回得直接：“我不和他们玩和谁玩啊？再说了，大家都只是在一起玩玩，又没指望谁会对谁真心实意。”语气听着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眼底却闪过一丝自嘲。

徐令宜顿时无语，心里那种内疚感却久久不能散去。

趁着回来换衣裳的机会,他把这些讲给十一娘听:“我之前只看他呼朋唤友、醉生梦死、自甘堕落,谁知道他也不痛快……”

“侯爷现在知道了也不迟啊!”十一娘笑着帮他换了件新做的深蓝色素面缎袍子,“而且五爷也知道了侯爷的难处、徐家的难处。以后有五爷帮着您,您也可以少操些心了。”

“帮我的忙我是不敢想。”徐令宜叹道,“只望他以后不要再到处惹是生非,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一副无可奈何的慈父口吻。

十一娘不由掩袖而笑,又迟疑道:“只是这样一来,大家都会说五爷性子鲁莽,不是成大事的人。要不要跟红灯胡同孙老侯爷打声招呼?”

她虽然只见过孙老侯爷一面,但总觉得,能教养出五夫人这样一个女儿的人,不是那么简单。

“不用。”徐令宜笑道,“你别看孙老侯爷一副大大咧咧的模样,心里明白着呢!要知道,先帝晚年不知道杀了多少王公大臣,却从来没有怀疑过他老人家。”

看样子,自己的感觉还是挺正确的。十一娘笑着点头,帮徐令宜整了整衣襟,随口应道:“还是侯爷考虑得周全,妾身只求家里安泰祥和、丰衣足食就满足了。”

“安泰祥和、丰衣足食……”徐令宜笑起来,“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想要安泰祥和,就要保证荣华长久;想要丰衣足食,就要保证富贵不断……”颇有些感慨的样子。

十一娘一怔。她不过无话找话罢了,没想到引来徐令宜的这番话。

他所说的“荣华”是指“权势”,“富贵”是指“金钱”吧?仔细想想,还真是如此。没有了权势,谁把你瞧在眼里?在这个有着“破门的县尹”之说的社会里,七品芝麻小官都能找借口诬告你造反。没有金钱,就算你是朝中的二品大员,仅靠着那些俸禄过日子,不贪不拿,又怎么能吃饱穿暖?又贪又拿,却失了君子之道,流于卑贱,不免让人瞧不起,甚至有一天东窗事发,失去权势。

不知道有多少人汲汲营营地追求那荣华富贵,说到底,不过是想过得更舒适、踏实。可走着走着,就忘了初衷,本末倒置,成了荣华富贵的奴隶,早忘了追求这些身外之物本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愉快。就像自己,很努力地想得到太夫人的信任,很努力地想成为徐令宜的心腹,最终目的不过是想过些“闲来看花,无事独酌”的悠闲日子。可在这之前,自己却必须取得能“悠闲过日子”的资格才行。

这样一想,自己的处境和徐令宜倒有异曲同工之处。徐令宜想让徐家做个闲散的富贵之家,首先要取得这样的资格才行。家族没有能人志士,不管是皇上也好,公卿之家也好,没人会把这个家族放在眼中,甚至有什么事,这个家族会第一个被淘汰;家族里要是出了能封相拜侯,左右朝廷政局的人物,皇上又怕你结党营私、把持朝政,公爵之家怕你气焰一家独大,夺了自家的利益。如何把握好这个度,是徐家的当务之急。但愿徐令宜能好好把握这次机会,找到一个平衡点,让徐家站得更稳一些。她一边胡思乱想,一边笑道:“妾身到底是见识浅薄,没侯爷的心胸眼界。”

“那倒不是,”徐令宜笑着扯了扯自己的衣袖,“你只是性子绵和,不善与人争执,没往这上面想罢了。”

十一娘一愣。她只是觉得有些事不能太急,怎么会给徐令宜“性子绵和”的感觉?

十一娘来不及多想,徐令宜已转移了话题:“都收拾好了吗?收拾好了就快点去娘那里吧!”说着,转身出了内室。

她忙应诺着跟他出去。

见三位姨娘都到齐了,十一娘披了斗篷,让琥珀抱着徐嗣诚,一行人浩浩荡荡去了太夫人

那里。

这一次他们到得比较早，太夫人正在更衣。

淳哥已在厅堂里等，给徐令宜和十一娘行了礼，一双眼睛却往徐嗣诚的身上直瞅。

十一娘知道他一向怕徐令宜，肯定是想和徐嗣诚玩，又怕徐令宜不高兴，推了徐令宜去东次间坐，“我在这里等三爷他们就是了。”

徐令宜见屋里不是女人就是孩子，也觉无趣，去了东次间。

淳哥果然跑到琥珀身边，“诚哥儿，快给我行礼。”眼角眉梢掩不住得意。

徐嗣诚却是看也不看淳哥一眼。

淳哥难掩失望，望向十一娘，好像在问：他为什么不和我玩？

十一娘笑着把徐嗣诚牵到淳哥面前，柔声道：“这是你四哥，以后见到要喊‘四哥’。”

徐嗣诚犹豫了半晌，轻声喊了声“四哥”。声音虽然低，却十分好听。

淳哥很是吃惊，抬头对十一娘道：“五弟的声音比黄鹂还好听。”

十一娘不由苦笑。好在淳哥是真心赞美，并不多想。淳哥从怀里掏了个小小的油纸包，道：“你喊我一声四哥，我就给你吃玫瑰汁做的窝丝糖。”说着，打开油纸包，露出里面玫红色、晶莹剔透像水晶似的窝丝糖来。

别说是小小年纪的徐嗣诚，就是文姨娘和乔姨娘也好奇地望过去。只有秦姨娘，跼着脚朝外张望，嘴里还喃喃地念叨：“二少爷怎么还没有来？”

徐嗣诚果然就被这糖收买了，眼睛直直地盯着那糖，立刻叫了淳哥一声“四哥”。

淳哥喜笑颜开，拿了一颗糖给徐嗣诚。

谁知道徐嗣诚并不满足，把糖放在嘴里，然后朝淳哥伸了手掌，意思是还要。

淳哥见了立刻又给了他一颗。

徐嗣诚紧攥在手里，伸出另一只手。

淳哥犹豫了一下，自己拿了一颗糖，想了想，又拿了几颗出来，然后把剩下的全给了徐嗣诚。

徐嗣诚立刻猴急地把糖揣在了怀里。

满屋的人都被他逗得大笑起来。淳哥也笑得开怀，不以为意地拉了徐嗣诚的手道：“我那里还有桂花酥，也是宫里赏的。”说着就要和徐嗣诚去自己屋里。

一旁的妈妈忙拦了，“我的小祖宗，马上就要吃年夜饭了，可不能让太夫人等，待吃了年夜饭，您再去给五少爷找那桂花酥也不迟。”

正说着，三爷和三夫人领着徐嗣勤、徐嗣谕和徐嗣俭走了进来。

立在十一娘身后的秦姨娘就长长地透了口气。今天是除夕，大家要聚在一起吃年夜饭，可不能在这个时候迟了，给长辈们留下不好的印象。

十一娘却被跟在三夫人身后的一个陌生女子吸引了目光。那人穿了件桃红色的锦缎褙子，月白色的综裙，梳了高髻，戴了赤金步摇。年约二十七八岁，中等身材，皮肤白净，五官也算得上清秀，只是看人的时候目光躲躲闪闪的，显得很小家子气。

文姨娘立刻低声道：“那是三房的易姨娘。”

和秦姨娘交好的易姨娘？十一娘又多看了一眼，这才上前和三爷、三夫人打招呼，又让滨菊去请了徐令宜出来，自己福身和三爷、三奶奶见礼，眼角却瞟见徐嗣谕正呆呆地望着手牵着手、并

肩而立的淳哥和徐嗣诚。

一旁的徐嗣勤看见十一娘望过来，忙拉了拉徐嗣谕的衣袖，低声道：“你母亲正望着你。”

徐嗣谕一个激灵，却是看也没有朝十一娘处看一眼，径自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来。

不知道的人乍眼一看，还以为他一直笑眯眯地望着淳哥和徐嗣诚呢！十一娘在心里叹了口气。

徐令宽就扶着五夫人走了进来。

“四哥！”他高高兴兴地喊着徐令宜，比往常更显亲热。

徐令宜笑着朝他点头，神色间也少了往日的肃然，“来了？”

徐令宽点头，丢了五夫人上前给徐令宜行礼。

五夫人没想到丈夫会突然放手，有些措手不及，因而嗔笑道：“五爷真的是，见了侯爷就什么也不顾了，害得妾身没站稳……”

她的话音未落，徐令宽又急急奔过去，“你没事吧？”

一旁的三夫人看了呵呵直笑，徐令宜也跟着摇头，把五夫人弄了个大红脸，惹得三爷也笑了起来。

正是喧闹时，杜妈妈扶着太夫人出来。

杜妈妈穿了件大红遍地金的褙子，头上还破天荒地簪了一对指甲盖大小的大红绒花，显得很喜庆，也很精神。

太夫人则穿了件丁香色仙鹤纹的缣丝褙子，簪了朵红宝石宝结，比起往日来多了几分华丽。

“祖母，祖母！”淳哥跑了过去。

太夫人呵呵地笑，摸了摸淳哥的头，牵了他的手。

落了单的徐嗣诚一个人站在黑漆落地柱旁，眨着眼睛望了望依偎在太夫人身边的淳哥，又望了望正笑着和三夫人说话的十一娘，垂下了眼睑。

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徐嗣谕眼底就闪过一丝嘲讽，屋子里已响起太夫人慈祥的声音：“大家都到齐了吧？”

“到齐了。”三夫人笑吟吟地上前应道。

“那好。”太夫人望向徐令宜，“我们一起去祠堂吧！”

徐令宜躬身应“是”，大家坐着青帷小油车去了位于徐府东边的祠堂。

徐氏宗祠有五间，青石甬路，两边植着苍松翠柏，中间立着个三尺见方的青绿大鼎。

徐令宜先领着男子进祠堂献爵、焚帛、奠酒，然后由太夫人领着十一娘、三夫人、五夫人在列祖遗像前供奉祭品。姨娘、丫鬟、婆子都悄无声息地立在祠堂仪门之外候着。

待祭了祖出来，天色已暗下来。四周大红灯笼高挂，映着皑皑白雪一片通红，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不时响起，年节的气氛浓郁。

大家脸上都露出了笑容，重新坐了青帷小油车回了太夫人屋里。

太夫人在厅堂正中铺着大红彩绣坐垫的太师椅上坐下，先是徐令宜领着徐令宁和徐令宽上前给太夫人行了礼，后是徐嗣勤领着徐嗣谕、徐嗣俭、淳哥、徐嗣诚给太夫人行礼，再是十一娘领着三夫人、五夫人给太夫人行礼，然后是各房的姨娘们上前行礼，再有体面的妈妈、丫鬟们上前行礼。



杜妈妈在一旁唱和，魏紫和姚黄负责打赏。箩筐里的银铤子哗啦啦的响声夹杂着丫鬟妈妈的谢赏声，屋子里的气氛立刻热闹起来。

然后放了爆竹，按男女、长幼、尊卑分别在东次间、厅堂和穿堂摆了家宴，喝着金华酒，吃着吉祥果、如意糕，一直闹到了亥初，撤了家宴，上了茶。又有徐令宽领着徐嗣勤、徐嗣谕、徐嗣俭、淳哥和一小厮去放烟花爆竹，丫鬟妈妈们拥在屋檐下看烟火。

徐嗣诚被留在了屋里，滨菊喂他吃百合莲子羹。

淳哥屋里的大丫鬟看着不由嘱咐道：“你少喂一些，小心晚上尿了床。”

滨菊扬脸笑道：“五少爷乖得很，半夜自己起来。”

坐在一旁的太夫人听了音，道：“几岁了？”

滨菊忙敛了笑容，恭敬地道：“说是三月初三满四岁。”

太夫人没再说什么，转身吩咐五夫人：“你有身孕，早些去歇了吧！”

五夫人也有些累了，辞了十一娘等人，由丫鬟婆子簇拥着回了屋。

太夫人起身去更衣，杜妈妈跟着进去服侍。

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淳哥那会儿可是眨不得眼睛的。”

话说得突然，又有些莫名其妙，但服侍了太夫人几十年的杜妈妈却知道，太夫人这是在说徐嗣诚。她一面拿了澡豆给太夫人净手，一面道：“我们淳哥金贵着呢！您还记得不？那年喝粥，灶上的婆子在六月雪里加了一把碧梗。大家都说好吃，只有淳哥说米太糙，咽不下去。”

太夫人笑起来，“他可是受不得一点点磨。”

“可不是。”杜妈妈和太夫人说说笑笑回了东次间，正好遇到子夜家家户户放爆竹，此起彼伏，足足有两刻钟才停下来。

徐令宜过来请太夫人去歇下，“明天一大早还要进宫朝贺。”

太夫人毕竟上了年纪，吩咐三夫人几句“小心火烛”之类的话，伸手让十一娘扶着进了内室。

十一娘和杜妈妈一起服侍太夫人卸了簪钗，净脸净手，换了小衣上了床，正要退下，却被太夫人一把抓住了手，然后从枕头下摸了个荷包递给她。

“这是给你的，”她笑眯眯地望着十一娘，“压岁钱。”

十一娘微微有些吃惊，又有些不好意思，“我已经是大人了，怎么能接您的压岁钱……”

没待她说完话，太夫人已把荷包塞到了她的手里，“还没过及笄礼，一样是孩子。听话，拿着，这是我给的。”

十一娘见太夫人给得诚，笑着接了过来。荷包有些沉手，她道谢，揣在了怀里。

太夫人看着满脸笑容地点了点头，拍了拍她的手，道：“我记得你是五月初五的生辰吧？”

“娘的记性真好。”十一娘笑道，“我是五月初五子时生的。”

“嗯。”太夫人笑着点头，“得好好操办操办才是……”

十一娘没有放在心上。今年的五月初五她十五岁，要举办象征女子成年的及笄礼，自然比其他的生辰要办得隆重些。她只是笑了笑，服侍太夫人歇下，这才回了厅堂。

淳哥儿还跟着徐令宽在放烟花，徐嗣诚却已在滨菊怀里睡了。见十一娘出来，三夫人揉了揉眼睛，“娘歇下了？”

“嗯！”十一娘点了点头。

三夫人朝三爷望去，“要不，我们也散了吧？”

三爷朝徐令宜望去。

徐令宜想了想，“也好，把这里交给小五吧！”

三爷犹豫道：“要不我留下来吧？”一副不放心徐令宽的样子。

“就交给他吧！”徐令宜笑道，“我们也该歇歇了。”

三爷见徐令宜这么说，不好反驳，有些担心地看徐令宜叫了徐令宽进来嘱咐。

徐令宽却是满脸的兴奋，“你们快去歇了吧！我保证让几个侄儿安安全全的。”

徐令宜笑着拍了拍他的肩，带着十一娘和睡着的徐嗣诚走了。

三爷和三夫人见状，交换了一个无奈的眼神，叫了秋绫来看看徐嗣勤兄弟，这才回了屋。

十一娘洗漱出来，看见徐令宜正倚在床上拿了她之前放在枕边的荷包把玩。

“娘给的。”她笑着解释道，“说是压岁钱。”她还没来得及看是什么。

徐令宜笑了笑，把荷包重新放回枕边，然后从枕下拿出一个小小的雕红漆匣子递给她，“给！”

十一娘愕然。他什么时候藏了个匣子在枕头下面？刚刚铺床的时候都没看见。

而徐令宜见十一娘并没有如自己想象的那样露出喜悦的表情，颇感局促，勉强地笑了笑，然后很是随意地把匣子丢在了被子上，“不是过年嘛！”

毕竟是好心送礼物给自己。十一娘忙拾了匣子，粲然笑道：“是给我的新年礼物吗？”

徐令宜淡淡地“嗯”了一声，转身去睡了。

十一娘就笑着打开了匣子。昏黄的灯光下，璀璨夺目的宝石光辉让她不由眯了眼睛，半晌才看清楚匣子里的东西。鸦青色的丝绒下，依次摆着十二枚鸽子蛋大小的红宝石。

“侯爷……”十一娘心里微微有些不安，“这……”东西太名贵了。她想不出自己有什么理由接受。

背对着十一娘的徐令宜感觉到她的忐忑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突然间就有了淡淡的喜悦，可说出口的话却带着点漫不经心的味道，“快点睡吧！明天还要早起……”

第二天天还没有亮，十一娘就起来了，和徐令宜随意吃了两个肉包子，就开始按品着装。

刚穿戴好，滨菊抱着徐嗣诚，还有三位姨娘、陶妈妈等人过来给他们拜年。

徐嗣诚睡眼惺忪地倚在滨菊的肩上。

十一娘笑着揉了揉他乌黑的青丝，拿出装了银锞子的荷包打赏所有人，又齐齐跟着徐令宜去了太夫人那里。

太夫人已经起身，正让杜妈妈带果子点心，“最快也要到午初才能回。我记得有一年还拖到了未正。”

这也是十一娘和徐令宜早餐不敢喝粥的原因。

十一娘笑着点头，让徐嗣诚给太夫人拜了年，然后过去帮杜妈妈装匣子。

三爷和三夫人来了，身后还跟着徐嗣勤、徐嗣谕和徐嗣俭。

徐嗣俭进门就问：“淳哥呢？他还没有起床吗？”

据说昨天他们玩到丑初。

“我早起来了！”淳哥突然出现在门口，“我才没有睡懒觉呢！”他很不服气地瞪了徐嗣俭一眼，然后跑到太夫人面前祝太夫人“新春如意”。

太夫人笑着摸了摸他的头。



他转身跑到徐嗣诚的面前，“你给祖母拜年了没有？”一副要告诉他怎样做的模样。

滨菊忙道：“拜了，拜了，一来就给太夫人拜年了。”

淳哥满意地点了点头，惹得太夫人呵呵直笑。

三爷和三夫人也笑起来，带了徐嗣勤兄弟上前给太夫人拜年。五爷扶着五夫人来了。

大家互相打着招呼，十分亲热。

太夫人看看天色不早，留了杜妈妈在家，带着儿子、媳妇去了皇宫。

一行人在午门前分手，徐令宜领了徐令宁和徐令宽去奉先殿朝见皇上，太夫人则领了十一娘、三夫人和五夫人去坤宁宫朝见皇后。

宫门外早已设好了帷帐。内命妇在西北，公主在东南，外命妇在西南。

进了帷帐，十一娘看到很多熟面孔。威北侯林夫人、林大奶奶、忠勤伯甘夫人、中山侯唐夫人、程国公乔夫人，还有林大奶奶的嫂子都在，却没有看见永昌侯黄夫人和黄三奶奶。

太夫人带着媳妇上前行礼。门口就传来一阵喧闹的笑语声。大家不由侧目，就看见七八个命妇簇拥着建宁侯、寿昌伯两妯娌走了进来。

有人迎上前去打招呼，也有人站在原地含笑点头，还有人侧过脸去和身边的人说话，做出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。

至于建宁侯夫人和寿昌伯夫人，则满脸笑容，热情地和迎上前的人打招呼，点头和那些含笑的人致意，场面十分热闹。

十一娘就听见身后有人冷哼，低声道：“这可是在坤宁宫。太没有规矩了！”

她犹豫着要不要回头看看这话是谁说的，却看见建宁侯夫人笑吟吟地走了过来。

“太夫人。”她远远地就和太夫人打招呼，“还是上次五皇子的丧仪见过。您身子可还好？”

五皇子的夭逝不仅皇家伤心，更是徐家的伤心事。加上关于五皇子的夭折私底下还有一些传闻，大家听着建宁侯夫人话里有话，或露出好奇的目光，或露出愤然的表情，或皱着眉头，或幸灾乐祸地笑，俱朝着太夫人望去。

被众人注视着得太夫人却神色自若，眼角眉梢动也没有动一下，“老身虽然年纪大了，幸而牙口还好，饭量不减。多谢建宁侯夫人关心了！”颇有些“廉颇虽老，还能领兵”的味道。

太夫人绵里藏针的话锋大家都听得出来，不由得屏声静气地盯着两人看。

那建宁侯夫人则心中暗恼。想当初，皇上还只是个皇子的时候，徐家在太后面前像乖乖儿似的。现在女儿做了皇后，就翻脸不认人了。三番五次拒绝杨家的好意不说，还指使文家的人和杨家争内府的瓷器生意。这一次要不给他们点厉害看看，只怕以后更嚣张，杨家哪里还有活路可走！

想到这些，她心里冷冷一哼，似笑非笑地道：“太夫人真是好福气啊！有孝子贤媳，又子孙满堂，自然是吃得香睡得好了。”然后瞥了十一娘一眼，“对了，听说您新近添了位孙子，怎么也不带进宫里来给皇后娘娘瞧瞧？毕竟有永平侯夫人教导，想来礼仪风范都不同一般吧？”

永平侯徐令宜在外面养了个小妾，儿子都三岁了才抱回家——这是近几日燕京城上至达官贵人，下至贩夫走卒见面就要互问“知不知道”的大新闻。谁不知，谁不晓！可这样直接，在这种场合……太少见了！

满帷帐的人没几个能掩饰吃惊的，望着太夫人的有之，望着十一娘的有之，望着三夫人、五夫人的也不少。

一时间,帷帐里落针可闻。

自孩子的事传出去后,十一娘就有心理准备——出了这样大的八卦,谁遇到她估计都会说一说。她也有心理准备,决定以不变应万变,用太夫人的话应付所有的人。可没想到,竟然有人会在这种场合,以这种口吻说出来。看样子,自己的“准备”还做得不够。她敛了笑容,神色凝重地望着建宁侯夫人。

对于这种赤裸裸的恶意攻击,十一娘觉得不能客气,更不能退缩、容忍,得四两拨千斤地反驳。要不然这种人只会表现得更嚣张,甚至觉得你怕她,说出更难听的话来。不过,自己是媳妇,有太夫人在场,不能越过太夫人去反驳,要不然就失了礼数。她不由朝太夫人望去。

而站在十一娘身后的三夫人则显得有些尴尬。都是四房做的好事!现在却让大家跟着一起丢脸。她朝五夫人望去,就看见五夫人蹙了蹙眉头。

这个建宁侯夫人,不怪别人瞧不起!她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?俗话说得好,打人不打脸。她这样,不仅是在打徐家的脸,还打了皇后娘娘的脸。要知道,杨家是太后的外家,徐家是皇后的外家,太后和皇上又不是亲生母子。大庭广众之下这样针锋相对,让这些外命妇怎么想?恐怕不到半天,整个燕京都要传出太后与皇后不和的传闻出来了!五夫人也朝太夫人望去,只见太夫人扬眉一笑,“还真让建宁侯夫人说对了!”然后笑着拉了十一娘的手,“我这个媳妇,不是我夸,虽然年纪小,却进退有礼,行止有度。孩子交给她,我是一百个放心,一千个放心。”

既没有肯定建宁侯夫人的话,也没有否定建宁侯夫人的话,更没有针对建宁侯夫人的话反驳,把事态扩大。

在场的诸位夫人听着都微笑起来。只有建宁侯夫人,脸色微沉,正欲说什么,谁知道太夫人突然一个转身,把大家的目光引了过去。

她笑吟吟地问站在身边的唐夫人:“咦,怎么不见你们家四太太?那可是个百灵鸟,说起话来不知道有多好听。我常对我几个媳妇说,要跟着唐家的四太太学学怎样说话才是!”有暗暗讽喻建宁侯夫人不会说话的意思,又把话题引到了家长里短上来。

唐夫人面露犹豫之色。她不想得罪徐家,但杨家是她的亲家——她总不能胳膊肘儿往外拐吧!

而一直注意着这边的寿昌伯夫人见自己的嫂嫂落了下风,脸色不善地朝这边过来。

五夫人看着目光一转,立刻上前虚扶了太夫人的胳膊,“您又让我们跟着唐家四太太学,又让我们跟着林家大奶奶学,还让我们跟着黄家三奶奶学……我们到底跟谁学好啊?您也要给我们个准信儿才是。”语带娇嗔,像个撒娇的孩子,立刻冲淡了帷帐里的紧张气氛。

大家都笑了起来。

甘夫人是太夫人的亲家,在这种场合下,她自然是要帮着徐家的,一改往日的低调内敛,立刻笑着和五夫人开玩笑:“你婆婆是让你跟着唐家四太太学说话,跟着林家大奶奶学管家,跟着黄家三奶奶学着哄婆婆开心……”

突然有人接口道:“这是谁在我背后编派我媳妇呢!”

大家循声望去,看见黄三奶奶扶了婆婆永昌侯黄夫人走了进来。

“谁让你们来迟了!”甘夫人有意和永昌侯夫人胡搅蛮缠,这样就可以把走过来的寿昌伯夫人晾在一旁了,“不编派你媳妇编派谁去?”

刚才永昌侯黄夫人虽然不在场,但见徐家女眷和杨家的女眷对峙而立,也能猜出几分来。她



可不希望徐家和杨家这个时候闹起来。要知道,太后年纪不小了,总有走的一天,皇后的日子却还长着,犯不着因此得罪了太后落得个不孝的名声。

永昌侯夫人立刻轻轻掐了一下扶着自己的三儿媳。

黄三奶奶也是个聪明伶俐的,进来就看见两家僵持的局面,婆婆再这么一掐,哪里不明白,立马笑道:“那也不能说我是在哄我婆婆。我什么时候哄我婆婆了?我是真心伺候我婆婆!”然后装疯卖傻地问永昌侯夫人,“婆婆,您可要为我做主啊!”

惹得大家又是一阵笑。

就有内侍陪着笑脸跑进来,“诸位夫人,皇后娘娘升宝座了!”

大家神色一凛,按各自丈夫的爵位、品阶,按文武左右站好,就听见坤宁宫隐隐传来奏乐的声音。这是皇贵妃领着内命妇给皇后娘娘敬贺新春了。

大家表情又肃穆了几分。

皇贵妃领内命妇给皇后娘娘恭贺新春后,接着就是公主,最后是外命妇。

待从坤宁宫出来,已到午正。都是熟人,少不得亲亲热热互道恭贺,又约拜年的日子。

太夫人答应了这家就顾不得那家,答应了那家就顾不得这家,索性说心情不好,一律推了。

大家想到这几天徐家发生的事,都不约而同露出“明了”的神色,或委婉、或直接地安慰着太夫人。又有那边公主帷帐的几位金枝玉叶出了宫门,大家纷纷上前打招呼。

笑语喧阗间,十一娘看见十娘的婆婆、茂国公府王老夫人一个人朝东门去。

王夫人感觉到有人看着自己,转过身来,看见是十一娘,笑着点了点头,表情却显得有些勉强。

先前没有见到,现在既然碰到了,应该过去打声招呼才是,“娘,我过去和王老夫人行个礼。”十一娘低声和正与长公主说话的太夫人耳语。

太夫人点了点头,继续和长公主说着话:“不服老不行。昨天小五放烟花,看到一半竟然睡着了……”

长公主点头,“可不是,所以说到时候你也来,我们几个老姊妹聚一聚,喝点金茎露,听听小曲……”

十一娘见两人正兴浓,没有注意到自己,轻手轻脚地往王老夫人那里去。

谁知道刚走了两步,就被跟在长公主身后的周夫人拉了衣袖,“我婆婆请你婆婆初六过府饮酒,你也来吧!趁着这个时候是你三嫂当家,我介绍几个人你认识。”

能和长公主家来往的,非富即贵,而这个时代的女子全是妻以夫贵,看似平常交往,往往会露着不平常的信息。虽然说周大人和徐令宜是发小,可周夫人这种见人就熟的做派却让十一娘不是很放心。

她笑道:“我哪能做得了主,这得看娘的意思,看侯爷的意思。”

周夫人笑得狡黠,“你同意就行——其他的,我来想办法!”

周夫人出身公卿世家,嫁与公主为媳,虽然待人热情周到,但骨子里却带着几分随性。十一娘怕周夫人说出什么让人误会的话,让太夫人以为自己想打入周夫人的圈子里去,忙道:“看周姐姐说的。”十一娘笑道,“我婆婆又不是那不通情理的人——我是想问问到时候有没有其他的安排。要知道我们家侯爷的足痹之症还没有完全好呢!”

“对，对，对。”周夫人听着掩嘴而笑，露出一个“大家心照不宣”的笑容，“那你记得提前给个准信儿，我也好安排安排。”

十一娘应诺，再抬头却不见了王老夫人的影子。

“你这是在找谁？”看见她东张西望，周夫人也顺着她的目光望过去，正好看见建宁侯和寿昌伯两妯娌随着内侍往慈宁宫的方向去。她笑道：“杨家这两位夫人可真是孝顺。据说每个月的朔日、望日都要进宫探望太后娘娘。”又打趣十一娘，“说起来，你可差远了，还不如你们二嫂。她原来还隔三岔五地进宫和皇后娘娘叙一叙。你倒好，不见了踪影。”

十一娘只好以不变应万变，“我不是还要照顾侯爷嘛。”心里却隐隐觉得有些不安——说起来，茂国公府也是公卿世家，怎么一副不与人多作交往的样子。

“奇怪，”她喃喃地道，“刚才茂国公府的王老夫人还在这里，怎么一眨眼的工夫，人就不见了？”

“有什么好奇怪的。”周夫人低声道，“自从王琅出了那档子事，王老夫人哪里还好意思和大家亲热。自然是要早点走……”话没说完，想起王琅是十一娘的姐夫，尴尬地笑了笑，忙道，“大过年的，我们说这些做什么！你记得回去问问，早点给个准信儿。”

大家说起王琅都说他不好，问怎么不好，又都含含糊糊的，难得遇上一个像周夫人这样爽快的人，十一娘拉了她的衣袖，奇道：“周姐姐，我这姐夫到底怎么了？”

周夫人“嘿嘿”地笑，“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我看他不顺眼罢了！”

燕京巴掌大的地方，周夫人又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燕京贵族，自己认识的人中，只怕没有谁比她更熟悉各公卿之家的流言蜚语了。王家发生的事，以前的瞒不过她，现在的只怕也瞒不过她。十一娘想明白了，索性拉着她朝宫墙那边走了几步，“周姐姐不是外人，我跟您说实话吧！我姐姐的一个贴身婢女怀了身孕，一句话惹怒了姐夫，拳脚相加，孩子也没了……”

这话半真半假，周夫人却没有一点怀疑。她眉角一挑，脸上露出几分愤然来，“这厮……”说着，犹豫了片刻，道，“你初来燕京，有些事不知道。待久了，迟早早也会知道。这恶人……”周夫人左右看了看，凑到十一娘耳边道，“十二三岁就开始玩相公……”

性取向不正常？十一娘愕然。难道这就是他性格暴躁，喜欢打人的原因？

“这是大家都知道的，还有大家不知道的。”周夫人的声音压得更低了，“不知用了什么手段，把原来礼部一位给事中的独子逼到了手里。那位公子不堪受辱，在他们家后门口的老槐树上吊死了，那位给事中也气得一病不起，没几日撒手人寰，随着儿子去了……王家对外只说是那王琅欠了那位公子的债，那位公子要债不成，一时气愤，才做下这鱼死网破的事……”

“良家子也敢逼……”十一娘听着心惊肉跳，想到了徐令宽。

“他的胆子大着呢！还曾经打死过家里的婢女。”周夫人叹了口气，“要不是后来他为一桩小事打死了人，又把你们家老五扯了进去，被永平侯爷狠狠地教训了一顿，现在哪里有这样老实。他呀，就是喜欢玩相公、打女人……”她有些同情地望着十一娘，“等我听说罗家竟然和他们家结了亲的时候，你们两家已经换了名帖。常言说得好，宁拆一座庙，不毁一段姻缘。我也不好说什么，只能暗暗替你姐姐可惜……”

十一娘默然。她知道王琅这人不妥，可没有想到，竟然这样不堪。

周夫人见她神色黯然，知道她心里不舒服，言不由衷地笑着安慰她：“你也不用担心。这男人，外面是外面，家里是家里。你姐姐是结发的嫡妻，王琅再怎么，那些体面还是要顾着的。只是



不能琴瑟和鸣,不免有些可惜。不过,话又说回来,这世上的夫妻,本来就是举案齐眉的多,琴瑟和鸣的少……”说着,突然想到徐令宜前几天刚抱了个孩子回去,忙转移了话题,“明年五月就要除服了吧?你们和姜家的事要议一议了吧?”

十一娘听着心里沉甸甸的。现在人已经嫁了,十娘又不愿意向别人求援,她们这些旁边的人再着急上火也没有用啊!尽管这样想,心情却越发沉重了。听周夫人有意转移话题,她也不想多说,顺着她的话往下说:“姜家今年的年节礼是回事处的赵管事送去的。除了服,应该要开始议亲了。”

周夫人点头,“那你们家谕哥和贞姐儿的婚事你也要放在心上才是。谕哥当时情况特殊,还可以说是你姐姐的遗命。现在再让谕哥赶在谕哥的前面,你小心有闲言碎语传出来。”

十一娘点头,“总是要听侯爷和太夫人的意思,我就是急也没有合适人选啊!”

“那也是……”

两人说着,有公主过来邀长公主去给太后娘娘请安。

周夫人忙服侍左右,待长公主和太夫人打了招呼,陪着长公主去了慈宁宫。太夫人也带着媳妇辞了诸命妇,在午门和徐令宜三兄弟会合,一起回了荷花里。

此时已是未初差两刻,大家都饥肠辘辘,先各自回房卸妆换衣,然后再到太夫人那里吃饺子。

十一娘正坐在镜台前梳妆,一阵细碎的脚步声渐行渐近,其中还夹杂着女子低低的惊呼声。

她有些奇怪地转身,就看见一个小小的身影跑了进来——差点和正端着热气腾腾的铜盆的小丫鬟双玉撞了个正着。

“这是怎么了?”十一娘声音里带着几分严肃。

滨菊的身影出现在内室。她焦急地道:“夫人,都是我不好,没拦住五少爷……”

滨菊的话音未落,闯进来的徐嗣诚已停在了十一娘的面前。他脸儿红扑扑的,眼角眉梢都洋溢着喜悦地朝十一娘伸手。掌心是颗玫瑰色的窝丝糖,或许是攥在手里太久了,已经有些溶了。玫瑰色的糖汁黏糊糊地贴在手掌心,显得很脏。

“这是……”十一娘愕然地望着徐嗣诚。

“给你的。”他抿着嘴笑,扬手就要把糖往十一娘嘴里塞。十一娘下意识地偏过头去。

紧跟着他身后赶进来的滨菊已跑了过来。她一把抓住徐嗣诚,把他带到伸手触不到十一娘的距离,紧张地道:“五少爷,你要干什么?”

徐嗣诚怔怔地望着十一娘,眼脸慢慢垂了下去,脸上浮现出一种与他的年纪极不相符的哀婉来。

十一娘心里好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似的,有点疼,又有点闷……

滨菊在一旁急急解释:“夫人,五少爷听说您回来了,非要来见您,我们拦也拦不住……”

主要还是因为徐嗣诚现在是少爷了,不好拦吧?

十一娘望着他攥成了拳的手,轻声问:“诚哥,你是想把谕哥送给你的窝丝糖送给我吃吗?”

徐嗣诚由滨菊搂在怀里,低着头,怔怔地不作声。

十一娘心里软软的,轻轻叹了口气。她下意识表现出来的拒绝让这个孩子伤心了吧?十一娘起身,摸了摸他的头,声音变得更柔和,“诚哥,你要给我糖吃吗?”

徐嗣诚抬起头来,有些不确定地望着十一娘。

十一娘粲然地笑望着他。两人无声地对视着。

十一娘的表情渐渐变得平和恬静，她再次道：“诚哥，淳哥给的窝丝糖很好吃吗？”

他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，然后缓缓张开了攥成拳的手。因为攥的时间太长，表面已经溶了的玫瑰色窝丝糖再一次展现在十一娘的面前。

十一娘笑着从他手里含了糖，吩咐滨菊：“帮他把手洗干净，然后把他的糖找出来，免得他藏到床上或是枕头下化了。”想想又觉得不妥，补充道，“给他一个专门用来放东西的小匣子，让他养成把东西放到匣子里的习惯。”

滨菊忙点头应诺。

十一娘笑着揉了揉徐嗣诚的头，“要记得，下次要干什么先告诉我。”然后目光真诚地望着他，询问他的意思。

徐嗣诚点头，突然开口道：“糖甜。”

十一娘忙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，“我们诚哥真乖，以后就这样跟着我说话，知道了吗？”

徐嗣诚笑着点头。

十一娘问滨菊：“他吃了没有？”

滨菊苦着脸，“吃了两个饺子。”

十一娘想了想，道：“大少爷和二少爷他们还在太夫人那边玩吗？”

他们进宫恭贺的时候，把几个孩子都交给了杜妈妈。

滨菊点头，“我来的时候，几位少爷都在四少爷屋里补觉呢！”

十一娘就笑着对徐嗣诚道：“你想不想跟着我？”

徐嗣诚连连点头。

十一娘笑道：“刚才我怎么嘱咐你的？你要干什么就说出来，知道吗？”

徐嗣诚立刻道：“我跟！”

“那好，你好好把滨菊喂你的饺子吃了，我就带着你。”

徐嗣诚一听，立刻推开滨菊跑了出去。

“五少爷！”滨菊跺脚，匆匆跟十一娘说了声“我去看看”就追了上去。

一旁服侍的琥珀笑道：“您真的要带五少爷带在身边吗？只怕会有人来给您拜年。”

十一娘笑道：“让小丫鬟在内室教他踢毽子好了。”

徐嗣诚并不是个黏人的孩子，只要十一娘在他看得到的地方他就会安安静静的。如果十一娘在东间会客，让小丫鬟领着他到西间玩，他肯定不会吵的。通过这几天的观察，琥珀多多少少知道了些徐嗣诚的习性，听十一娘这么说，倒也没有反驳。她帮十一娘换了件粉色的锦缎褙子、墨绿色镶襖边的综裙。

已穿了家常便服的徐令宜走了进来，“好了没有？”他眼前一亮。粉色的锦缎衬得她面若桃花。

“好了！”十一娘笑着起身，“不过滨菊还在喂诚哥吃饭——我们等等吧！”

徐令宜眉头微皱，“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还在吃饭？以后要告诉他规矩才是。”

“他刚来嘛！”十一娘笑道，“有个习惯的过程。”

徐令宜没再说什么，坐到了临窗的大炕上。

“我们灶上今天也做了饺子，要不我端点来，侯爷垫垫肚子？”

